

FACES

靜聽喧鬧 鄺鎮禧

站在銅鑼灣中心地帶，張開眼，閃動的綠燈催促你的步伐；電視屏幕上，護膚代言人不停拋弄眉眼；闔上眼，霓虹燈光在眼皮內跳動着，揮之不去，這是我們的「幻彩香江」。再看鄺鎮禧因一天看着電視機內的雪花而靈光一閃，開始描畫那十六幅接近一式一樣的「電視雪花」系列作品，你會狐疑，這名二十歲出頭的男孩會不會是在冰島出生、每天單看湖泊冰雪融化就已看得入神的人呢？

「我自小在香港長大，對這裏的速度、雜訊很熟悉，無論是傳媒的、報紙雜誌帶來的，我都很抗拒。在我能力範圍之內我都不去理會。」中學時代，他會在家閉門朗讀中國文學；大學畢業，兩星期出門一趟，有時跟朋友喝喝酒，其餘時間朝十晚十留在工作室工作。這工作，名副其實是身體勞動。

創作上，他要慢活，但原來慢，更需要花力氣。他畫的每筆雪花都只有兩公分，畫完一幅成千上萬的雪花，經過兩整天的勞動，手腕已開始抖顫，畫不了別的，像學武的人先練紮馬，鍛煉腳力腰力。但鄺鎮禧卻志不在技巧，珍惜的是過程中的經驗。「當我細心注視一件最平庸、最無意義、最沉悶的物件，我會完全看不見旁邊的東西，而集中在紋理、佈局、色澤，它讓我抽空自己，隔離於一切，完全集中。」攝記好奇問他，不停重複做同一動作，讓心思安靜下來，算是禪修嗎？

本來沉思中的他抬起頭來，笑着但又有點遲疑地說：「我不知道什麼是禪，也不太想用這字去形容它。」他一臉迷糊，他是那種能從容地面對迷糊的人，也許他知道只有迷糊，才不隨便墜進世俗加諸的框框之內，故此才避免談到佛或道學之上（縱使他喜歡讀莊子的《逍遙遊》），他那種留白的的生活態度，是把自己跟周邊的煩惱、城市的雜音分隔開來，然後就在一大片白的生活步調、白的畫紙上，逐筆逐筆的去修煉自己，去填滿畫紙，去畫那只屬於他的黑。別人眼中平平無奇的電視雪花，於他卻是紛飛於腦海內的漫天雪花。

他用虔敬的態度觀察雪花，甚至將雙眼變作放大鏡，局部「掃描」皮革的紋路，然後花半年時間將它逐步呈現於畫紙上。可是城裏人就連花十五分鐘看一本書也感困難，哪有耐性跟他一起看雪花、看皮革的紋路？「我就是想跟觀眾玩玩，它不像山水具像畫，不會第一眼就給你鮮明的感覺，它就是要你靠近去看，細心注視那些你遺忘了的細節。」

PROFILE

鄺鎮禧於1987年出生，修讀預科時曾在全港畫作比賽中獲獎，後入讀中文大學美術系，接觸到Giacometti的人像掃描，被他深刻的筆觸所影響。畢業半年，矢志繼續每天修煉，期望一天能離開此地，到北歐或南美開展另一個漫長的旅程。4月他將在Gallery Exit舉辦首次個展。

